

01 搬布袋戲的姊夫

向陽

彼一日，阿姊倒轉來
帶醃腸水果，帶真濟
好耍的物件，阮最合意的
是姊夫愛弄的，一仙布袋戲尪仔

有一年，庄裡天公生
公厝的曝粟仔場，掌中劇團
做戲拜天公，阮最愛看的彼仙
為江湖正義走縱的，布袋戲尪仔

姊夫就是掌中劇團
搬布袋戲尪的頭師，彼一年
姊夫的劇來庄裡公演
鑼鼓聲中，西北派打倒東南派

阿姊彼時猶是
十七八歲的姑娘，有一日
走去劇團找弄戲的頭師
嬌聲柔語，東南派拍贏西北派

愛看布袋戲的阮，只不過
知也東南派是正人君子，只不過
知也西北派是妖魔鬼怪，阮未瞭解
東南派哪著一定打贏西北派

時常纏著阿姊的阮，猜想
軟心腸的阿姊就是東南派，猜想
弄戲尪的頭師就是西北派，阮想未到
東南派哪會和西北派講和

彼一年，頭師變姊夫
阿姊轉來的時陣帶了很多戲尪仔
阮問阿姊：東南派有贏西北派否
阿姊笑一下，目屎忽然滾落來

有一工，阿母帶阮
去姊夫伊厝看阿姊，說是兩人冤家
阮問阿母：東南派是不是輸與西北派
阿母笑一下，目屎煞也滾落來

看著姊夫，姊夫越頭做伊去
阮罵西北派妖魔鬼怪無良心
看著阿姊，阿姊犁頭不講話
阮笑東南派正人君子欠勇氣

想未到姊夫和阿姊忽然好起來
真奇怪冤家到尾煞會變親家
阿母歡喜的搓阮的頭，講阮就是
彼仙，為江湖正義走縱的布袋戲尪仔

02 拍賣老台灣——東門町記事

陳明仁

擱來，這對枕頭

請出價，小等

睏過數十年的恩愛

阮兄弟姐妹攏來出世

恁欲出偌濟

來，聽詳細

這對舊枕頭

睏過大東亞戰爭

睏過二二八事件

孤枕難眠的目屎

緊張驚惶的歲月

睏過台灣的歡喜佻心酸

恁欲出偌濟

阮吓是生理人

阮做夥走揣一種心情

會凍連接古早佻現代

親像這個時鐘

一直行，一直行

用熱情的發條

行過台灣的歷史

阮做夥走揣一種心情

會凍連接你佻我

親像這面梳妝鏡

褪色的鏡花

猶原照著家己的孤單

小等·慢且出價

時鐘塊行

鏡內的紅顏褪色

青春需要甚麼價數

才會凍買轉來

歷史愛付什麼代價

才會凍換做笑容

透風落雨的暗暝

東門町全款夜色

咱透過互相的寂寞

拍賣一種心情

台灣古老的感情

好·請出價

這種感情一斤佻濟？

03 我時常看見你

吳晟

我時常看見你穿著白衣
在住診的道路上顛簸
專注構思社會診斷書
在寂寞的夜晚
熬成一篇一篇新文學的先聲

歲末天寒迎接年節
家家戶戶焚燒紙錢賄賂鬼神
你卻在自家庭院
默默點燃
貧苦病患無力償還的帳單

我時常看見你穿讀書人便服
站在文化協會講台上
年輕昂揚的義憤
激發出如你的詩句般
正直的呼聲

你急於喚醒鄉親封建的迷夢
更痛斥異國統治
對殖民地的輕鄙和壓榨
卻換來兩度囚房的折辱

我時常看見你穿著黑色台灣衫褲

在遼闊的農田邊
和農民親切地交談
在險峻的山區
和原住民 兄弟般相擁

我時常看見你
和同志合照的泛黃相片上
站在後排或邊角
平庸的面貌，從不凸顯自己
卻是那樣堅定地挺立

我多麼不願去揣想
多少愛穿和服、急於樹立皇民楷模
和你同輩的功名文人
當年和誰站在一起、替誰說話

在一棟豪華大廈
為紀念你而佈置的十層樓上
最近我們時常不期而遇
看你不曾展露歡愉的眼神更憂悶
是因你一向關切的民眾市聲
和你高高隔離吧

04 人講你是一條蕃薯

林宗源

人講你是一條蕃薯

剖開有黃色的肉

流著白白的血

會開花勾置在土內咧活

無愛日頭愛月娘

就是共你煎、煮、焗

甚至粉碎，也不出手

有一點點仔的土及水

就欲瘦瘦仔大

有影無？

你的肉很甜

你的身價真便宜

你被埋在土內

無意志也無希望要走出土孔

就是共你生吃一半

你還是會活、會大、會笑

你也無想要反抗

只會怨嘆命運

流著白白的目屎

哭無聲音

你是不是咧哭？

人講你是一條蕃薯

破開有黃色的肉

假使你會流出紅紅的血

你的肉也會變紅

你就會開芳花結恁的夢

無驚日頭無愛月娘

敢踫踫你的土地揚眉吐氣

你是不是蕃薯

人講你是蕃薯

只會叩頭

互相爭著活較大條

大條去予人人咬你一嘴的蕃薯

無土也會亂生根的蕃薯

去死

去死

05 一隻鳥仔哮無救

向陽

嘿，嘿，彼就是一隻鳥仔

佇政見發表會的臺頂哮救救

嘿，嘿，彼就是一隻鳥仔

佇寒涼風雨中的闇時欲找巢

飛來飛去，為著找鳥巢

哮救救，彼隻鳥仔眼中有憂愁

也驚無人知也伊的成就

也驚有人啼笑伊的哀求

飛來飛去，總是找無巢

哮救救，這隻鳥仔嘴邊無髭鬚

談天南說地北，亂哮一大場

論現在講過去，哮到無親像

哮救救，不知著怎樣

臺腳的聽眾心內到底啥要求

哮救救，誰人肯收留

臺頂的烏仔目屎滾落心頭憂

為著滿腹的主張，這隻烏仔

決心奉獻追求，追求伊的享受

為著大家的前途，這隻烏仔

願意享受犧牲，犧牲咱的自由

風微微，臺頂烏仔哮救救——

「為本地發展，造道路是我的主張！」

雨淒淒，臺腳聽眾隨個溜——

「造路無必要！保田園才是阮要求。」

烏仔一聽頭昏昏，趕緊就更正

「對對對！造田園正是我所主張。」

烏仔講得腦鈍鈍，向聽眾搵手

「毋通溜！欲造田園大家來研究！」

嘿！嘿！彼就是一隻烏仔

在政見發表會的臺頂哮無人救

嘿！嘿！彼就是一隻烏仔

在風雨收煞的闇時孤單伴月娘

06 撐渡伯也

黃勁連

這世、這世人

故鄉，是可愛的鐘聲

一句一句，是白鴿鸞

規排，飛過來

是阿母的叮嚀

非常的慈愛

一聲一聲，對南方

飛過來，飛過來

置阮動盪的舟車

置阮流浪的生涯

置阮的征衣佻酒痕

編織的眠夢

一聲、一聲

一聲長一聲短

這世，短短

抑長長的一生

故鄉也佻我無緣

這款的痛疼、故鄉

的大圳、故鄉的溪水

故鄉的田園、故鄉的

竹抱、故鄉的柴堆

故鄉的黃家祖厝

祖厝前的樣仔樹

佻我無關佻我無緣

親像撐渡伯也全款

阮在溪的兩片

撐來撐去——置

台北城佻故鄉

之間的河流

撐來 撐去

時常台北彼片

伸來招魂的手

台北閃爍的暗暝

青燈紅燈塊叫我

同時黃昏的時

南方塊叫我

故鄉的甘蔗園

白色的甘蔗花

甘蔗花頂懸的

烏鶯塊叫我

童年塊叫我

阮老母倚踎

埕尾塊叫我

所以阮真正是

悲哀的——撐渡伯

置台北暗淡的燈火

恰故鄉閃爍的星光

撐來 撐去

撐來 撐去